

臺灣情歌集

民俗學會叢書

臺灣情歌集

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印

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

臺灣情歌集

編輯者

謝雲聲

編審者

民俗學會

印行者

國立中央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

發售處

國立中山大學售書處

代售處

各省大書坊

承印者

惠愛東路東昇印務局承印
芳草橫街

每冊實價大洋三角

鍾序

當我們的民俗學會正在進行出版叢書之際，而謝雲聲先生編輯的這部「臺灣情歌集」，恰巧從廈門寄了來，這真是令我們怪高興的一件事情！謝先生來信要韻剛先生寫篇敘文，他却以事情太忙，囑我「代庖」一下，我本來想極力辭掉這個差委。再想一想，覺得自己頗有一些輕微的意見冀藉此表見，其次呢，謝先生兩度來信，都曾提問到賤名，而韻剛先生此刻也實在有點忙不過來，不就此草寫幾句，非但失了機會可惜，似乎在情理上也有點不應該了。爲此，我只好抽出兩三個空閒的鐘頭，冒昧來寫一寫。

記得前年冬天，我在某大學教書，於一位臺灣學生的書架上，發現一本日本人所著的「臺灣風俗誌」，中間所收羅材料，十分豐富而有

趣，尤其是許多趣事，歌謠，更令我感到濃厚的興味。當時本打算都抄錄了下來，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，只抄一點便沒有做下去。去年，我已離開某大學，而那位台灣學生也回原籍去了。這個工作，終於這樣中途而止。我所抄錄的一點材料，一部分發表於某雜誌的專號上，一部分刊於年第九・十期合冊的「民間文藝」中。現稿堆中尙存歌謠數首，俟有機會，再刊佈了出來。

我爲什麼對於台灣的民間文藝，要這樣的特別注意呢？大家都知道吧，台灣境內的人民，除了一部份的土人以外，其他大部份是我國南邊福建廣東遷去的同胞，那里現在一切流行於民間的信仰，禮俗，故事，歌曲等，大都仍保存着我們漢族的過去文化之舊。倘我們無意於民俗的研究也就吧了，若有心於漢族過去文化——即民俗——的搜集，

整理，探究，那嗎，能漠然丟去這些很占重要地位的材料嗎？我的對於台灣民間文藝的感到興趣，固然於文學的欣賞上不無關係，但最重要的還是爲了民俗的探究呵。

謝先生這次費了數月的時間精神，編集成這部情歌集，他的努力，真是我們所佩服感激的！他自己要說把她「來獻給大家共同欣賞」，其實，於藝術的鑒玩而外，這書所給予我們民俗學研究上的功績，尤其來得巨大呢！

謝先生這集子里所收的歌謠，大約都是赤裸裸地初傳寫自民間口頭上的。日人所收錄的台灣人之這類俗歌，據我所見，除「台灣風俗誌」外，有平澤清七的「台灣的歌謠」，前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出版的「歌謠週刊」，曾覆刊出一部份。我們現在把此集中的篇章，和「台

「台灣風俗誌」及「台灣的歌謠」中所收錄的一比勘，覺得儘有些原是同首歌，因流傳作用，而畧呈轉變的，或只是首句相同，而下文全異的，試各拈一例於後。第一例！

（本集第十三首）

一枝雨遮圓輪輪，

舉高舉低遮娘身。

一時無見娘阿面，

骨頭疼痛袂翻身。

袂，讀Boe，不也。

（台灣風俗誌中之一首）

雨傘開花圓輪輪，

舉高舉低顧娘身。
一時無看娘仔面，
骨頭疼痛沒翻身。

第二例：

（本集第一首）

水錦開花白波波，
八仙過海藍采和。
真名真姓共哥報，
免得護哥去尋無。

護，讀ㄏㄨ，給也，使也。

（「台灣的歌謠」中之一首）

水錦開花白波波，

江中水鴨成番婆。

誰人帶着阮哥去，

要用錢銀免驚無。

但絕對地一字不易的，却很少見到。加以各章方言的雜出，更令我們可想到她是毫未經文人之筆污辱過的璞玉。所以這書在民俗學上的價值，是很不會比任何民歌集低遜的。

數年前，我作「中國蛋民文學一攬」一文，（見小說月報的號外「中國文學研究」及拙編「蛋歌」附錄中（曾把蛋民的情歌，）和客人的山歌做一度比較，其間要緊的幾句話是：

這種歌（按指蛋民的鹹水歌）雖是一種情歌，意思，語詞，却很質

直，頗少宛轉纏綿之致。山歌多喜用顯比，隱比及雙關等表現法，而鹹水歌，則除常以別的事物「起興」外，其餘都是極直率的陳述，回環吞吐的風格，絕少能得見到，我們若把她用南北朝的歌謠來打譬喻，那麼，山歌是南方的清商曲——子夜歌，懊儂歌，讀曲歌等——鹹水歌，却是北方橫吹曲——企喻歌詞，捉搦歌，馳驅樂歌，折楊柳歌等。

我現在覺得台灣人所唱的這種歌謠，其表現的藝術，很與質直少宛轉的蛋歌相似。首句常歡喜用「起興」之法，也為兩者近同之處。（自然別的歌謠，也儘有用「起興」的，不過不及她們這樣多吧了。）

（台歌）

紅竹開花樣樣紅，

哥你交關有別人。

新娘交來舊娘放，

迎新棄舊不是人！

（蛋歌）

東頭日出一點紅，囉，

妹當相好兄二人，囉。

妹當勦聽別人話，囉，

有錢無錢無相干，囉。

這些都是情急詞直，如古代中的諫臣直士，絕少柔媚低回的愁兒女態的。我們再讀下面一首山歌，便越見出兩種不同之情態了。

有情妹！

日夜記郎我也知。

唔得變成蚨蝶子，

飛過花園棚一時。

台灣人所唱的歌，和我國東南一帶蛋民的鹹水歌會得這樣類近，我以為在人種，地理及歷史各方面都很有關係。否則，這真是奇蹟似的不容我們理解的事了。

末了，我再說點商榷的話。謝先生自序中說，「台灣居民，原是我們福建人遷徙過去的，那地的歌謠，難怪轉而流傳到我們福建來咯。」但我在「台灣的民間趣話」附記中曾說過：「這些趣話，就是在臺灣的福建人所傳述的。澈底說一句，這本是中國民間文藝的一部份，因移民的關係，而流佈到那里的。」（見民間文藝「第九・十期」）這話與謝先

生的恰巧相反。我自然不敢絕對肯定謝先生的話是「倒果爲因」，但就情理說，似乎應以拙見爲近。歐州人對於相同的神話故事，從前有過「借用」(Borrowing)及「發源於一個共同的中心點」等假設，這雖然再也沒有做關於「相同神話故事」的唯一的解釋之威權與可能，可是用以說明某部份特別的情形，是很有相當的效力的。我以爲關於上面歌謠流遞的因果，正可以應用了這個假設去解決。不知高明諸君以爲何如？

這樣拉雜的寫了一堆，算是我爲本書作的「序話」。

鍾散文 一九二八，三，二三，夜，於廣州。

自序

當我蒐輯閩歌甲集材料的時候，問有採及臺灣的歌謠，同時我已感覺着臺灣流行的歌謠，大都關於愛情方面的，心裏便就想到編集臺灣的情歌去。這個動機一起，累得我無日無時不在歌謠上工作。那想不上十個月間，竟然蒙了幾個好友的幫助，搜來不少的材料，和我平時的積稿，併合整理，遂成了這本臺灣情歌集。用來獻給大家共同欣賞，這也許使我的心坎兒得到安慰的一件事。

但是我相信臺灣的情歌，是比較別的地方，多了幾倍，說不定是風俗人情地勢語言所使然的。而這一類的歌詞音節，又不僅是臺灣人會聽會唱，在福建沿海的居民，——像泉州同安漳州廈門——總也時常聽見流行這類的情歌。原因，臺灣居民，原是我們福建人遷徙過去

的，那地的歌謠，難怪轉而流傳到我們福建來咯。今日的臺歌和閩歌，有部分難以分別，也不外是爲着這個原因。

這本情歌的內容，是把臺灣流行的山歌，採茶歌，博歌（按博歌二字，疑當作『駁歌』謂彼此相駁之歌。）等，搜輯在內。歌的形式，多爲七言四句體，五句六句的，雖然也有，但不多見。唱法，男女相對，或男對男，女對女不定，有的兩人對唱，有的一人和一羣對唱，獨唱的亦有。唱咏的地點，在山林，鄉村，田園等地方，隨處藉這歌詞問答爲習慣，上山採茶的時候，尤喜高聲對唱，還有夜間在市衢用幾個燭臺，點光蠟燭，互相唱和，亦有兼奏音樂器具，補充他們的樂趣，這樣放情浪漫地歌咏，很能使我們感覺着無限的羨慕。

這二百首的臺灣情歌，只是憑着一己能力所及去蒐輯的，當然不

能把臺灣的情歌盡量搜到，以使讀者滿意。但是，我極希望將來有新的材料發見，繼續編輯續集，那麼，這集也好把牠叫做初集罷。

末了，我要藉此謝謝爲我題序校正的鍾敬文先生，並謝謝資助我編成這情歌集的友人們！

十六，十二，十，謝雲聲寫於廈門同文中學。

目次

鍾序………	一
自序………	一
臺灣情歌二百首	
1 水錦開花白波波………	一
2 水錦開花白葱葱………	一
3 水錦開花白猜猜………	二
4 茉莉開花白絲絲………	二
5 李子要食粒粒酸………	三
6 塗豆要食粒粒香………	三
7 竹荀離塗節目瓜………	四
8 竹荀離塗節節瓜………	四
9 哥阿要想返家鄉………	五